

YIBACIPAILIANGCIBEICHU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[俄] 季丽娅·叶尼克耶娃 / 著

谢云才 张杰 李艳 / 译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[俄]季丽娅·叶尼克耶娃 著

谢云才 张杰 李艳 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把次牌、两次被吃/(俄罗斯)叶尼克耶娃著,谢云才、张杰、李艳译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-207-06414-4

I. — ... II. ①叶 ... ②谢 ... ③张 ... ④李 ...
III. 侦探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8084 号

责任编辑:陈 愿 曲晓鸣
装帧设计:李 欣
责任印制:姜 涛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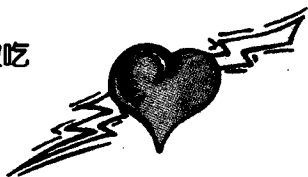
Yiba Cipai Liangci Beichi

[俄]季丽娅·叶尼克耶娃 著
谢云才 张 杰 李 艳 译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邮 编 150008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mchs@yeah.net
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印张 13.125
字 数 350 000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07-06414-4/I·856

定价:20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故事梗概

拉丽萨的情人科斯佳被人用手枪杀死在自己的公司里。在他被害现场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瓶拉丽萨喜欢喝的果酒和一盒糖，门上的锁完好无损，没有被撬压过的痕迹。显然，科斯佳的遇害与熟人有关。拉丽萨也有一把这种型号的手枪，而且有人在案发当晚看见拉丽萨的车曾在科斯佳公司附近出现过。于是拉丽萨受到了侦查机关的严厉问讯……就在拉丽萨被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她的好友阿拉和米罗林策划了一场黑帮之间的火拼。在其中一名被打死的匪徒身上发现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，是他杀死了科斯佳。案情果真如此简单吗？

身心疲惫的拉丽萨跟丈夫和儿子到别墅度假，无意间在床头柜里发现了自己的手枪。丈夫承认是自己杀死了科斯佳。拉丽萨无法容忍丈夫的这种卑劣做法，盛怒之下，断然决定与其离婚。这时，苦苦追求了拉丽萨整整一年的花花公子伊格尔乘虚而入，走进了她的生活……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拉丽萨获知，丈夫承认自己杀人其实是为了让她免受牢狱之苦，最终，丈夫的冤情得以昭雪。然而，究竟是谁

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iangalbei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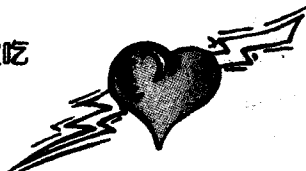
杀死了科斯佳？阿拉？米罗林？伊格尔？还是米罗林的夙敌萨瓦？

小说采用叙述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塑造了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：拉丽萨的孤傲冷艳与纯真幼稚；阿拉的刚烈暴躁与勇敢无畏；米沙的木讷呆笨，以及伊格尔的激情四射…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案件侦破过程迷雾重重……。身为心理学家的作者突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写作窠臼，在故事中巧妙地融入了心理学的知识，同时把悬念丛生的案件侦破与激情玄妙的两性关系结合在一起，在繁杂庞芜的头绪中剥茧抽丝，使案件逐渐明晰……

总之，这是一部构思奇特、可读性极强的情感侦探小说。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iangocibeichi



3月27日 星期六

走到自己女友的公寓门前，拉丽萨伸手按了一下门铃。此刻才清晨七点，但阿拉通常都起得很早。门很快就开了，女友原来早已梳妆打扮完毕——只见她一身职业装，脚蹬一双精致的皮靴。

“早上好，亲爱的！”阿拉微笑着说，但她注意到拉丽萨泪迹斑斑的脸，于是随即改变了语气，“一大早你是从哪里来啊？怎么哭得像个泪人似的……”

“从列梅季耶夫那里来……”

“快进屋，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走进前厅，拉丽萨脱掉了大衣，木然地将其拿在手里，站在原地两眼呆呆地直视着前方。

阿拉默默地注视着她。

“一定又发生了什么事……”她心里猜测着，“即使在拘留所受审时拉丽萨也不曾掉过眼泪，可是现在她的眼睛却哭得红肿。准是哪个混蛋欺负了她……”

“阿拉，我们喝点什么，好吗？”拉丽萨提议道。

“好啊，”女友马上赞同，“一大早喝酒，这可是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哟，这太好了，它可以让两个忙于事业的高贵女人一醉方休嘛。”

但是她惯用的俏皮话并没有让拉丽萨笑起来。

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iangabeichi

“是这样……事情有点糟糕。”拉丽萨神情沮丧，一副完全心不在焉的表情，“应该想点办法才好。”

“咱们到客厅里去吧，喝酒就应当舒舒服服地喝嘛。”阿拉精神饱满地建议道，转身往客厅走去。

拉丽萨把大衣扔在鞋架上，跟在女友的身后走进了客厅。她一屁股瘫坐在了圈椅上，整个人变得松弛下来，就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。女主人偷偷地瞟了她一眼，动作麻利地将一瓶酒和两个圆肚的大高脚杯摆到桌面上，斟满白兰地后，她坐到了对面的圈椅上。

“想吃点什么吗？我可是吃过早饭啦。”

“不，我什么也不想吃。”

“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吃了。喝酒嘛，总共就有两条重要的理由：第一——为了解渴；第二——预防口渴。”她仍然试图逗乐女友，但还是无济于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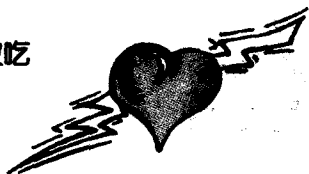
阿拉将自己的一杯酒一饮而尽后，观察了一会儿女友，只见她在慢慢地啜着白兰地。阿拉实在忍不住了：

“你干嘛喝得这么慢？在交际场所这是必要的礼节。但现在是在家里，应该像韦索茨基说的那样，‘如果我决定了什么事，我肯定要喝个一醉方休’。既然我们决定喝酒，就一定要畅畅快地喝。在聪明的法国人看来，上帝会庇佑儿童、傻瓜和醉鬼。我们俩不属于前两种人，为了得到上帝的保佑，我们只好把自己归于第三种人喽。”

阿拉劝女友将酒一饮而尽之后，又给她斟了一杯。

“一杯不过瘾，两杯暖心窝。像我这样痛痛快快地喝吧。”

“我不会这样喝。”拉丽萨无精打采地推辞道。



“这有什么不会的？只要豁出去，就什么都搞定了嘛。”

喝完了第二杯酒。阿拉点上了烟，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女友。拉丽萨默不作声，依然目光呆滞地望着前面。

“这样吧，我觉得喝两杯太少了。咱们俩再喝一杯吧。透过空空的酒瓶，周围的一切才会显得更加迷离，充满诱惑哩。”

她重新将酒杯斟满了白兰地，又强迫拉丽萨喝了下去。

“哎，你倒是说话呀。别再装聋作哑啦，你也不是在接受审讯嘛。”

“阿拉，伊格尔走了……”拉丽萨双手掩面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阿拉站起身来，绕过小桌子，倚坐在圈椅的扶手上，搂住了拉丽萨的双肩。

“拉丽萨，别哭了，看着你流泪，我的心都快碎了。要学会坚强，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幸，这样你就永远都会笑口常开。”她再一次试图调动起女友的情绪，然而并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丝毫反应，于是她口气变得严肃起来，“行了，擤擤鼻涕。我觉得事情很严肃，可是你却……世上不会再有值得你为他流一滴眼泪的男人了。这样你就会两眼浮肿，脸上布满皱纹。”

“出皱纹怕什么！”拉丽萨语气冷漠地说了一句。

“不，你这个家伙怎么了，啊？你简直是昏了头了，马上给我住嘴！”

拉丽萨用一种诧异的目光看着女友，仿佛是害怕女友打她似的。

“哈！恫吓起作用了。”阿拉心里想着，脸上立刻换上了一种深思熟虑的表情，她为自己的小伎俩而感到心满意足，“现在你从头至尾讲讲所发生的一切，再重新品尝一下痛哭流涕的滋味。你肯

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iangobeishi

定送他去了机场,对吧?他去哪里了?”

“纽约。”

“怎么,再也不回来了吗?”

“不,是去出差。”

“咳,出差总是有期限的嘛,你的伊格尔还会回来的。难道你们已经分手了吗?”

“好像眼下还没有。”

“这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跟他闹翻了?他把你抛弃了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吵架了?”

“一开始吵了,然后又和解了。”

“临告别的时候他对你说了什么了吗?”

“他说很快就会回来……”

“哎,那你哭什么呀,啊?”阿拉生气地说道,“你干嘛还痛哭流涕的?”

“没有他,我简直活不下去……我总担心,万一他出点儿什么事,也许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“嘿,我的老太婆……我简直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词语……我想,上个星期你跟伊格尔整整一星期都在缠绵做爱,你的头脑也热得快熟了吧。你说,当你躺在床上和他进行床上游戏的时候,床没有被弄断吧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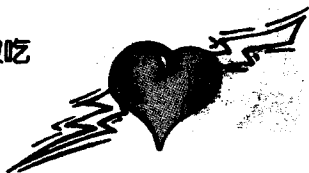
拉丽萨终于微笑了一下:

“没有。”

“恕我说话粗鲁。但我认为,当伊格尔活力无限、激情四射的时候,你已经飘飘欲仙、心无旁顾了。所以说,问题就在于你的心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iangcibeichi



上人出差走了。而他不在你身边，你就觉得抓心挠肝的，就因为强烈的挂念才泪如雨下，对吧？”

“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，阿拉。虽然伊格尔一再说他爱我，发誓说不想失去我，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总是显得不自然，神情紧张……”

“瞧瞧，又开始胡扯了。情人之间相互吵嘴——不过是打情骂俏而已。没有波折的爱情真的就好吗？你们有如此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，这么缠绵激情，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惊讶。如果一切都平淡如水，那才让人感到无聊呢。有时为了最后甜甜蜜蜜地和好如初，甚至还真需要有些争吵拌嘴呐。”

“不错，我们正是这么做的。我们先把对方的心揉搓碎，然后再像疯子一样紧紧地彼此拥抱，就好像这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次。”

“真没想到伊格尔还会做出这种事情？……”阿拉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，“这么说他已经按照你的方式来爱你了。所以你需要炽烈的感情和痛哭的泪水，可是以前伊格尔跟女人之间可完全不是这样，只是一句‘脱掉衣服’而已。你和他之间怎么会这样地柔情蜜意呢？……”

“我爱他，阿拉，没有他我简直活不下去。”

“你看，又来了！”女友制止住她，“绝对不许再抹眼泪啦！我本来是不相信爱情的，不过，如果世界上确实存在真正爱情的话，你们俩之间可以算得上是。你们的那些痛苦折磨完全像是一出戏剧——又是吃醋，又是争吵，过后又是疯狂地做爱。”

“你可不知道，我为此所付出的……”

“正因为这一点，伊格尔才更加爱你嘛。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也不会为他付出如此炽热的激情，所有这些对伊格尔来说都是一种



新鲜的体验。”

“有时这样实在是太折磨人了……”

“但是随后就可以更加热情高涨地在床上嬉戏玩耍嘛。难道你们还没有感到厌倦吗？”

“眼下还没有。”

“那好吧，等伊格尔回来后——再轰轰烈烈地爱一场。我说姐妹儿，提起精神，认真听我说嘛。”

拉丽萨擦了擦眼泪，看着女友。

“在他家里，你跟伊格尔之间都干了些什么——这是你们俩的事情，既然你们两人都是心甘情愿的。但为什么你要败坏自己的名声呢？唉，亲爱的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别人是怎么恶语中伤我们的——有关你们俩的事现在到处传得沸沸扬扬。昨天谢尼卡·罗兰金风风火火地到我这里来了，惊奇得把眼睛瞪得溜圆。你知道这个龟孙子是多么喜欢散布流言蜚语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就在伊格尔的办公室里，你们俩竟然足足搞了两个小时。接待室里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听着美妙的音乐——当时正在放着《粉红色的回忆》，突然你激情高昂的声音打断了优美的旋律：‘啊——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亲爱的，我的心肝儿……’随后便是气喘吁吁了。后来音乐结束了，而你在这之后差不多还呻吟了一个小时。这件事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拉丽萨满脸涨红地说。

“哎呀！你还脸红了呢，害羞了吧。可是你在伊格尔办公室里大呼小叫的时候，怎么就不知道害羞？”

“是的，我跟你讲，这几天我都做了些什么事啊……真是羞于启齿。”



“好了，姐妹儿，别往心里去。”阿拉语气温和起来，“毕竟得到了满足嘛。既然你那么大声地尖叫，说明你已经完全神魂颠倒，忘乎所以了。那可是足足两个小时啊！……你的伊格尔真是个英雄！男人们由于妒火中烧而四处散布你们的流言蜚语。谣言——这是人间各种矛盾纠纷的温床，不过同时它还孕育出另一条格言——谢尼卡没有什么可以让女人怦然心动的，也只有对他人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的份儿了。现在他逢人就说，简直就是个长舌妇。虽然我答应过要给罗兰金先生点颜色看看，挫挫他的锐气，但是这么做难道流言就会销声匿迹？！你到伊格尔的办公室去干什么？你们不是已经整天整夜地在床上活动筋骨吗？看来你们还嫌不够？”

“我真是丧失理智了，就像个傻瓜似的……在前一天，我试图询问他以前的女人，而他老老实实在地把一切都告诉了我。昨天，我由于一时糊涂突然心血来潮，竟然想到他那里去看看他的女秘书……”

“你真是昏了头，老太婆！难道你因为伊格尔而吃这头母猪的醋吗？根本就犯不上跟这些婊子计较，嫖客们是要为她们提供的性服务付费的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邪……她长得很像我，她才 18 岁，而我已经 35 岁了。当我看到这个女孩儿的时候，我简直呆了，伊格尔想安慰我，你也知道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……”阿拉讥讽地哼了一声，“伊格尔安慰女人只有一种方式——那就是让她整整两个小时神魂颠倒。让她毫无顾忌的呻吟声在办公室的门外也清晰可闻。”

“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丢死人了……”



一把次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iangobeishi

“敢做敢当嘛。这有什么？伊格尔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他答应尽快办完所有的事。他需要到三个城市去。这要花费多少时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“不必牵肠挂肚的，亲爱的，重要的是他还能回来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才不会这么失魂落魄呢，我会马上再找一个男人，并且尽量让自己在床上得到最大满足。”

“除了伊格尔，我谁也不需要。”

“看看，伊格尔这个混蛋是怎么把我亲爱的好友给折腾的！”阿拉两手轻轻一拍，“姐妹儿，你没有发烧吧？别犯傻了，伊格尔确实是个不错的情人。但跟别的男人也完全可以放松一下嘛。强烈的背叛愿望也包含着忠诚哩。”她向女友传授着自己的处世诀窍，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我就给你叫来个做爱高手，怎么样？你马上就会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忧愁忘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不，阿拉，我不想这样。”

“那你马上去看你的心理医生，她对你的惊恐不安总是了如指掌。要不然，如果过于忧郁，整天精神恍惚，这对你不好。你的心理医生星期六工作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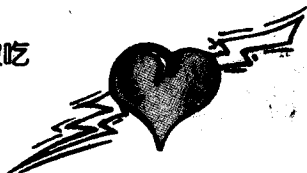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知道，五天前我去过她那里，但只是匆匆忙忙地简单聊了几句。我答应过两三天再去一趟，可随后就因为伊格尔而忙得不可开交了……”

“你现在有心理咨询中心的电话吗？”

拉丽萨从手提包里拿出电话本，翻到女友所需要的那页，递给了她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莉季娅·彼得罗芙娜。”



阿拉拨了电话号码,但电话占线。她随即按了一下自动重拨键,过了几分钟便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:

“这里是‘贴心医生’心理咨询中心。”

阿拉拿起听筒问道:

“请问莉季娅·彼得罗芙娜医生今天接诊吗?”

阿拉满心欢喜地点头之后,挂了电话,然后告诉拉丽萨:

“太走运了,她今天值班。快去她那里,让心理医生帮你调整一下情绪。过后给我回个电话,说说谈话进行得怎么样。”

“阿拉,可是我们喝了酒……”

“我们只不过才喝了三小杯!况且我们也没喝醉嘛。我给你几个胶囊,除除酒味儿,我总是随身带着它——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必备的东西。”

阿拉转身走出房间,回来时手里拿了一个女士坤包。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扁平的塑料小盒,倒出几粒深色带有金属光泽的药片,递给拉丽萨两粒,随后往自己嘴里也塞了两粒。

“你吃它干什么?”拉丽萨吃惊地问。

“十点钟我们在‘工业品出口中心’要进行谈判。我可以不理睬会交警,但满嘴酒气地跟商业伙伴谈话有失一个高雅女士的风度。男人应当散发出名贵香水和高档酒精的气味,而女人——只要有名牌香水味就行了。”

“有人在等着你进行谈判,可你还为我花了这么多时间?!甚至还打算痛饮一场?!”拉丽萨惊讶地大叫起来。

看看,这才叫够朋友!

“难道还会与你烂醉如泥不成?”阿拉毫不在意地回应道,“总应该先激起你的食欲,然后再走嘛。”



一把灰牌 两次被吃

yibaoipaikangpaibeichi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！”拉丽萨满怀感激地微笑着说。

“出门下了楼，尽情地吃吧！”

“奔驰”轿车还停在楼下大门口。由于到女友这里来的时候心情十分抑郁，拉丽萨竟然忘了把车停到停车场上去。她不好意思地看着阿拉，后者看到她的目光，微笑了一下：

“这是常事，亲爱的……”发现女友还是有些神情沮丧，阿拉又用一句玩笑话来提提她的精神，“当感到难堪的时候，与其在电车里难过，还不如在自己的‘奔驰’里忧伤呢。”

开车来到心理咨询中心，拉丽萨停好车，然后上了楼台阶。她还从来没有带着这种糟糕的情绪来到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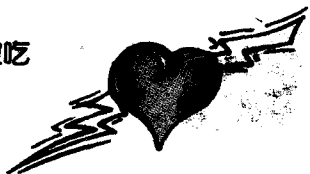
取了挂号单，拉丽萨来到了自己心理医生的办公室。已经有三个病人在等待接诊，但今天她并不着急到什么地方去。

在椅子上坐下，她顺手从小桌上拿起一本杂志。发现根本没有兴趣读它，她随即又放了回去。她没有心情读东西，干脆什么也不想干，甚至都不想再活下去了。

拉丽萨坐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前方，脑袋里一直回忆着在机场上伊格尔是如何默默地看着她。她没有央求他放弃这次出差。显然，他既然做出了决定，就一定会付诸实施。伊格尔·谢维林是个说一不二的人。

他们彼此已经倾诉得太多，此时不需要更多的语言。

不知为什么直到最后一刻，拉丽萨都坚信伊格尔会改变主意。甚至当他已经通过海关检查，排队等候查验护照时，她还在用目光乞求他，“不要走吧！我是如此地担心……我预感到再也不会看到你了……”



整整三个半星期，情人与她共同分享了狂风暴雨式的浪漫爱情，他经常抛弃一切繁杂琐事向她飞奔而来。一天之中不管什么时候，一旦当她问到“你现在有空吗？”，他都会回答：“为了你，我什么时候都有空。”

为什么情人要离开呢？为什么不放弃这个鬼合同？他自己经常说，钱永远都挣不完的。

看来事业更重要，而拉丽萨是第二位的，这一点最让她感到惴惴不安。

当伊格尔说害怕失去她的时候，他显得是那么的真诚。但要知道，因为这次该死的旅行，他几乎要失去……

但不管怎么样，情人还是走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厌倦她了吗？他们的浪漫爱情真的就要结束了吗？

谈判结束后，阿拉从“工业品出口中心”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坐进自己的“甲壳虫”轿车，她陷入了沉思。拉丽萨没有打电话过来。她拨通了女友的手机，只听见电话小姐殷勤机械的声音：“您拨的号码已关机。”

“是这样，拉丽萨已经关机了。”

阿拉给她往家里打了个电话，电话筒里传来了自动录音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我暂时不能与您交谈。请您留言，我将给您回话。”这是女友的录音。

“拉丽萨，你去哪里啦，鬼迷心窍了不成！”阿拉怒吼了一声，“我在这里心急如焚，你却躲藏起来了！马上回电话，明白吗！”

阿拉将手机往座椅上一扔，调转车头抄近道驶上了列宁格勒大街。今天她有一堆事儿等着去做，但拉丽萨的突然造访打乱了



一把灰牌 两次被吃

yibacipailuwaibei

她所有详细而具体的工作计划。拉丽萨,这个讨人喜欢的女友,一大清早就满脸泪痕地来了……

三个半星期以前,拉丽萨在麻木绝望之中给伊格尔·谢维林打了个电话,阿拉对此还一无所知。拉丽萨说目前有一个男人在追她。当时,拉丽萨的眼神空洞呆滞,面部表情冷漠僵硬……任何一个男人都能让女人在床上感到温暖,哪怕他充当临时客。这样的男人就是情人。

阿拉自己就是一个情场老手。她的相好几乎遍布半个莫斯科。对于她来说,上床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!那些有幸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过后都会欣喜若狂,并且期待着这种关系能延续下去。而她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!喜欢了——也许还会跟你躺下;如果不喜欢——马上从我的床上滚开!即使是最优秀的情人也无法抓住她的心。如果她想——就打个电话。如果是他自己打电话来,她不会理你:“你走开吧,亲爱的,悄悄地、慢慢地离开。”

但拉丽萨是另外一种女人。给男人打电话只不过是摆脱烦恼,却一时头脑发热坠入了爱河。关于冰美人和情人轰轰烈烈浪漫爱情的传言铺天盖地。性格粗暴的阿拉对此只是略有耳闻。每当有人敢诽谤中伤她任何一个朋友的时候,她都会挺身而出。

“我警告你别再跟别人说……”阿拉眯起眼睛吓唬这个爱散布流言的人。

但毕竟是让好事者有了谈资……况且问题不仅仅在此。事实上,拉丽萨确实是丧失了理智,忘记了世上的一切。

车载电话“吱吱”地响了起来。盼望已久的女友终于出现了。